

正道沧桑

谭元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
但有一种愿望是共同的，
那就是抛弃罪恶，

拥有善良……

正道沧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谭元亨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道沧桑/谭元亨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5006-4170-2

I. 正… II. 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00)第 87601 号

作 者 谭元亨

责任编辑 金小凤

装帧设计 李鸿飞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64032266

E-mail: cyph@eastnet.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75

字数 410 千字

插页 2

印数 6000 册

定价 24.00 元

与新中国同龄的大型国有企业北方电机厂濒临破产的边缘。前任厂长余志忠因涉嫌索贿、贪污而锒铛入狱。现任厂长张世鲜，不顾厂内其他领导及全体职工的极力反对，以极不合理的条件将电机厂兼并给以套用银行巨额贷款起家的南风商贸集团公司。正当这笔交易即将签字之时，北方电机厂总会计师孔祥光赶到，他以生命为代价，阻止了这场阴谋。于是，面对着重重阻力，厂工程师关芝兰、工会主席周海涛、党支部朱书记及全厂大多数职工，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救厂行动……

作家谭元亨1948年生于广东，发表出版过论著《中国文化史观》，长篇小说《客家魂》三步曲、《东方奥斯维辛》等各类作品两千余万字，曾应邀到欧美等多国讲学，作品获过多项全国奖，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现为广东某大学教授。

■方阵书库书目■

纪实系列

陈敦德 著《周恩来飞往万隆》

谭元亨 著《东方奥斯维辛》

小说系列

邓一光 著《组织》

王春波 著《鬼生》

谭元亨 著《正道沧桑》

文化系列

阿成 著《胡地风流》

海男 著《香水中的身体》

王祥夫 著《杂七杂八》

王春波 著《钓海》

李敬泽 著《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

崔京生 著《废墟拾荒人》

江浩 著《穿行荒原》

散文系列

崔京生 著《出门看看》

江浩 著《闯荡美利坚》

诗歌系列

牛汉、谢冕主编《新诗三百首》

目 录

1

1	第 1 章 “孔子诞”：庆典惊魂
35	第 2 章 京州：老会计师的死谏
63	第 3 章 天意：大树飞降天井中
91	第 4 章 遗言：破解不开的密码
131	第 5 章 争拗：革命与实业
156	第 6 章 反差：走出一个大亮的天
185	第 7 章 炮台：历史的慨叹
209	第 8 章 流放：退路安在
231	第 9 章 落户：一家两制
251	第 10 章 颠倒：逃亡与出狱
294	第 11 章 重逢：爱不用说对不起
323	第 12 章 改制：施政演说

- 335 第13章 血脉：捡破烂中了头彩
- 353 第14章 醉话：一吐为快
- 378 第15章 涉水：本性与激流
- 388 第16章 竞争：骨头与肉
- 405 第17章 “横财”：长空抛下一道疾闪
- 416 第18章 突变：获胜的败下了阵
- 437 第19章 人种：荒诞岁月的合理事
- 448 第20章 小镇：寻找地下工厂
- 463 第21章 生死：刻不容缓
- 479 第22章 牢狱：“在烈火中永生”
- 498 第23章 微笑：智者的华彩乐段
- 510 第24章 结局：咱们工人有力量

“孔子诞”：庆典惊魂

阙里南宗。

它位于珠江入海口西侧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名城“南番顺”，在今番禺城以东，珠江口以西密如蛛网的河道水汊之中，四处是一派南国风光：桑基鱼塘、蔗田蕉林，明净的水湾倒映一痕青碧，河汉中小艇有如鱼儿轻快地穿梭来去……

舒维焰站在阙里南宗祠堂门前。

一切，恍如隔世。

“阙里南宗”的牌匾还那么触目，那对石狮子竟比当年还显得灵醒与威猛，神采奕奕地蹲在上马石旁。小时候，她可没少骑在它们身上。

今天回来,家乡的人还会认同自己么?尤其是自己已不姓孔。凭她,一个弱女子,一个落难女子,逃亡似的寻回家乡,还会赢

2 得这样人家的认同么?

农历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是孔子的生日,孔府称之为“圣诞节”——是中国人的圣诞节。不过,对于阙里南宗的孔家人来说,这个日子已被淡漠得几近忘却,尤其是这二十年来,不可能有任何的祭祀活动。

没人说得清楚是被明令禁止的还是自觉取消的。只是当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阙里南宗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不翼而飞,连门前的两只石狮子也都地遁似的不见了。待到“破四旧”的学生崽赶到,除了满墙涂鸦,打上红叉,写尽“打倒”、“砸烂”一类暴烈的字眼外,竟无所作为。向附近百姓追问,百姓也答得巧妙:该不是它们也提高了思想觉悟,自觉革命了吧。

小将们一时无话可说。

不过,人们也都觉得奇怪,偌大个石狮子,不兴师动众,怎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夜里并没人听到什么动静呀!这在他们便成了一个谜。

这一遁迹,便是二十年。

直到不久前,村里收到一封不明来历的信。信中没落款,信封上也没邮戳,不知什么人把它放在村中第一号元老——锁老太的信箱里了。

锁老太老眼昏花,让后生崽帮她念信。信中写到:

动乱甫息,阙里南宗亦应重光。埋藏于上马石下的一对石狮当归位矣。

锁老太一愣,原来一对石狮子竟藏在上马石下。当年“破四

旧”，多少石狮子都难逃一劫，砸个身首异处。到底孔府门前的石狮子不一样，自有吉人相护。

消息传出去，村人一下把祠堂的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

人们马上找出砖隙，轻轻一撬，一块砖下来了。果然，两个石狮子安安稳稳地在里面蹲着，丝毫无损。

人们索性把边上的砖墙全拆了，再拿来几根粗麻绳绕上石狮子的头脚，系在杠上。一村人一声大吼，石狮子便抬了起来。

那锁老太还在考虑干此事是否合时宜之际，石狮子早已见了天日，再度威风凛凛地伫立在阙里南宗祠堂门前，重睹门前潮起潮落和孔家沧桑了。

世道变了！

舒维焰所见到的，正是这才当了没几天“出土文物”的石狮子。

信是谁写的呢？写信人是不是当年保护这对石狮子的人呢？

人们还没来得及寻究这一切，锁老太又收到了第二封信。

这封信不是匿名的，是一封香港来信。

一看署名，锁老太的手就有点哆嗦了。

来信人的名字叫孔祥定，与她是同一辈分，当年姐弟相称。如今人家可是香港富甲一方的名人，是香港孔氏宗亲会的会长。

信中说，他已二十年没来拜祭过祖坟了，今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圣诞二千五百三十五年，理应举行盛大的祭典，以弥补二十年未祭的歉疚。信中称，他已做了前来拜祭的准备，并先行委托人修缮在阙里南宗的祖坟。无论如何，认祖归宗是一大盛事，一定要办得热闹一点，别辱没了先人的面子。

末了还扔下一句话：钱不是问题。

到底最后露出了狐狸尾巴，仗着自己财大气粗，想操持整个祭典。

有钱就有资格么？

不过，他的“祥”字辈摆在那儿，这一回来，势必坐第一把交椅。

信刚看完，村上便有人来传话，说从广州开来了一辆卡车，拉着石料、水泥，还有几位老师傅，说是受香港人所托，前来修孔家祖坟的。

锁老太有点顺不过气了。修祖坟这事，干吗还要请人来，请族里人代办就是了！显然是信不过自家人，钱让别人去赚！

来人问她要不要到坟前看看。

她负气地说：不去，他们该来找我才是。

没想到，那边修葺祖坟的师傅刚忙开，一位西装革履、两鬓已有点斑白的工程师便一路打听寻了过来。

你就是祥锁老太？是祥定世侄嘱我一定要来给你打招呼的。

锁老太一怔，他居然称祥定为“侄”，摆起了老资格。看来不好怠慢。

你是祥定的……

我是他世伯，我叫孔繁都，现在广州，祥定托了我这事，我也正好趁这个机会来认祖归宗了。

你是“繁”字辈的？惭愧惭愧，我只是“祥”字辈的……

您老高寿了？

七十好几了，痴长这么多岁……你在什么地方高就？

我就在广州，最近可能要动一动，到香港的中资公司任职。打出生后就没回过老家，这回回来是戴罪之身，求众乡亲宽宥的。

锁老太心中一喜，凭空冒出了一位比祥定辈分还要高的人，太好了，轮不上祥定坐第一把交椅了！况且这位一定是自己人，而且极受信任，才作为派出人员坐镇在香港的中资公司。这一来，由自己人来主持，这个庆典便可以进行了。否则，她是不会答应下来的，不说什么“四旧”吧，让香港人来主持，毕竟不是味道。

顿时，锁老太的愁眉舒展开来。

坐，请坐，请上坐。沏茶！

孔繁都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一看便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定

定地坐下，接过茶盅，轻轻地拂开面上的浮叶，慢慢地抿了一口。

好茶，好茶。

祥定同你有密切联系？

我们公司同他有业务往来。这些年，他没少支持我们。到底是本家，办事爽快得多。所以，这次修葺祖坟，他就全委托我了。虽说不会有曲阜孔林的大气象，却也得有孔门的格局。我寻思，得请你过目一下。

孔繁都打开公文包，抽出图纸打开，盖满了一张桌子。锁老太很是吃惊，恐怕半个多世纪都没后裔动过这样的心思。一动用图纸，规模自是不小。她不由得脱口问道：这须多少钱？

不多，前期投入也就不到十万。

在锁老太听来，这不啻为天文数字。在这里，修一个好墓也就几百元，这十万元该怎么用？而且还只是“前期”……

我不会看图，你说说看。

这些标志是柏树，两排，一百多丈，有现成的，但还得补充一半多，加长六十丈才像那么点样；这是西侧的亭子，一共六个，各具特色；这是祭祀用的台子……这么下来，虽不具备多少园林的味道，但只是个开始。以后二期、三期就渐成规模了。当然，祥定得看前期做得怎样才能下决心投二期、三期。

繁都尽可能细致地做出说明与解释。

锁老太几乎是目瞪口呆，气都喘不过来了。这么大的气势，人家却说得斯斯文文，似乎是小事一桩，可见平日人家是干什么样大事的了。孔家居然有这样的人物，而且就在国内，没想到。该托人向广州的孔家人打听打听，这孔繁都一定还有什么来头。

行了，既然祥定托付了你，你办就是了，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没什么意见。

材料我一并带来了，三两天工夫的事。柏树马上也会运到。

繁都起身告辞了。

等等。

有什么事么？

有，有。是这样的，这孔林一修，今年的庆典也就非办不可。

我正想赶庆典。八月二十七吧。

这么大的庆典，总得有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当事头。*

这个自然。

我想，我们乡间草民担当不起，没有个镇得住的角色。

听祥定说，您老在这里德高望重，不仅年岁高，还是个老革命，省港大罢工的时候你就冲在前头。

惭愧惭愧，那时年少不懂事，懵懵懂懂就冲上去了。比不得你们，如今在政府里担大梁。我看，你来了正好，你是繁字辈的，我虽痴长几岁，可辈分低，这事头还是你来当的好，名正言顺。

不行不行。我一下子冒出来，服不了众。这辈分很难说……你就不要推了，听祥定的意思，也是非你莫属。

祥定这么说了么？

说了，你毕竟一直守护在阙里南宗。当年北宗南宗之争，不就以“守护先茔有功于祖”一锤定音的么？这你就不用推了。祥定是这么认为的，他出钱，我出力，你就出头好了。

锁老太不言语了。

我看，说到底，外边回来的怎么也做不了主。没你这老革命，阙里南宗这些年不会这么安宁。你是众望所归。

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我也就不敢斜肩膀了。

锁老太终于了结了一桩心事。她心里一高兴，竟站了起来。

走，我陪你上先祖的墓地看看，也算我尽一份心吧。

她颤颤巍巍地往外走。孔繁都赶紧追上去，扶住了她。

人算不如天算。没料到，另一位香港人的归来差点把整个庆典掀翻。

* “事头”是粤语用语，相当于抓总或者老板的意思。

消息是在镇委会上传开的。

这不是一般的镇委会，而是有主管乡镇企业的副市长参加的镇委会，是决定潮汐镇命运转折的至关重要的会议。到会的除了镇委外，还有镇上崭露头角的一系列数得上的人物。当然，锁老太务必坐在市长一旁。这样的会，没她是不能开的。虽说她没有任何名分，可她却永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是顾问的顾问。

市长亲临会议是表示关心与重视。潮汐镇的发展，虽不及特区突飞猛进，可近水楼台先得月，沾了特区的光，作为乡镇企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的饲料加工厂是小有名气的，饲料加工后提供给深圳特区，而特区的禽蛋则面对香港市场。这一带动，饲料加工业也就异军突起，成了排头兵。一着领先，步步先行，饲料加工厂的厂长孔令坤便成了这个扩大会上的聚焦人物了。

见到锁老太的微笑，令坤便信心十足地讲起了如何扩大来料加工的规模，争取银行贷款，进一步打开销路，搞活流通的话题。大家都连连点头，表示首肯，市长也不时凝视这位如新星一般升起的农民企业家，嘴角噙住一缕笑意。

待他讲完，市长便插了话：很好，有想法。今天我们还特地请了镇上的“大知识分子”——镇中学的孔令斌校长到会，是不是也请他发表一点高见。

令坤满以为市长要多赞扬他几句，没想话锋一转，主角便给掉换了。这使他很感意外。如今，迂腐的知识分子又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农民分了田，工人有了钱，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轮得到他们多嘴么？

令斌其实也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是电大生。在他的中学里，老牌大学生跳槽过来任教的不乏其人，只因他是本地人，校长也就只能由他当了。

令斌讲，全镇应有一个宏观的规划，工农商、教科文应齐头并进。要积蓄发展的后劲，引进人才、培育人才。产品更要提高档次，

不能仅仅依靠来料加工,到时让人一卡脖子,说死就死……

8 这话让令坤听了很不舒服,居然没把企业对镇上的贡献当一回事,更没放在眼里。你那连师资力量都不够的中学,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看来,锁老太对他的发言也不耐烦了,当中便退了场。自然,平日她也这样,逢会必到,可每次会开不到头她便退出。她来只是显示一下她的存在。除非有什么大事非要她拿主意,她才会拍了板再走——这是务虚会,她听了没什么意思,自然及早抽身了。

有锁老太这个态度,令坤也就没把令斌的发言很以为然了。

市长对令斌的高谈阔论却听得很入神,最后还说:是该高屋建瓴,拿点现代化建设的气魄来。说到教科书,当然是他的本行,不过,我觉得,这还不够思想解放。这里不是“阙里南宗”么?孔门之后,应该在这上面有更大胆的构思。现成的人文资源,无价之宝,这可是取之不尽的呀……

就在他讲到这里时,会议厅的大门给人撞开了。

来人先看看到会的人,不见锁老太,便径直来到令坤身边,咬住耳朵说什么。

令坤起身,打了个手势,准备到门外去谈。偏偏市长坐得不远,似听到什么,竟插话:有什么,说给大家听听也无妨嘛。

来人只好如实讲了:是祥平回来了。

一下子,惊得几位镇委竟站了起来。

他回来干什么?

说是认祖归宗。

他还要认祖归宗么?悖逆的东西。

令坤骂。

人家说要摆上几十席,请上所有孔姓的人。

仗着有钱了呀?

说是赔情赎罪。

令坤声音似炸响的一样：这是向我们示威！我们孔家不认这号孽种——居然还有脸回来？

令斌插话了：不是大凡回来的人，无论从哪儿回来的，拜过祠堂，祖宗也就认了？

他不一样。

市长略蹙了一下眉：是说他督卒*时还是大队党支部书记？

令坤沉下脸：是呀，不仅他一个人督卒了，还带上了几乎所有的青壮年。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你们大都没见过他。

是的，他曾是党员，还是头，就更不能对他像别的港客那么客气。问题还不仅仅在此……

市长摇摇头对镇长说：这是你们镇的内部事务，我就不干预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等你们把这事处理妥当之后，再继续开。

说完，他便下楼叫上司机，开车回市府去了。

市长一走，令坤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这家伙也太不识相了。当初他带那么些人督卒，死了好几个，回来怎么交代？我们孔门的人，谁也饶不了他！

不知谁又吼了一声：走，看看去！

最先遇到孔祥平的是舒维焰。他们同样是从外面回来的，只不过一个是从“海外”回来，一个则是从“内地”回来。

当舒维焰正在水边徘徊时，她见又一艘小艇驶来。小艇停稳后，从小艇上跳下来一个人，看上去有近五十岁了。

他匆匆上岸，从舒维焰身边走过。他是舒维焰遇到的第一个人，她追上去问：请问现在这阙里南宗是村一级、区一级还是镇一级呀。

这你可问错了人啦，我也说不清楚。

那你不是这里人了？

*“督卒”，是专指偷渡到香港的用词。

不，我千真万确、百分之百是孔家人。

那你怎么不知这一级政府是什么呢？

我已有二十多年未归了。

哦，同我一样。

你那时只怕还拖着长鼻涕吧。

哼，这么说，你现在是衣锦还乡了？

来人听得出她讥讽的意味，苦笑了一下。

你又错了，我是来归还一笔……债务的。

债务？

一笔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债务。你呢？你也是刚回来的么？

我？我却是来摆脱一笔债务的。

一个偿还，一个摆脱，我们正相反。

是呀，我是来叩问未来的。

那么，我算是来偿还过去了。

偿还过去也是为了未来，我们可以算是殊途同归了。

只是不知道人家让不让我还这笔债务。不还掉债，人家也就不会认同我是阙里南宗的人。

认同？这笔债务如此关系重大么？你也是姓孔吧？

是的，我叫孔祥平。

你是“祥”字辈，比我这“维”字高四辈了。

你是“维”字辈？

可我现在已不姓孔，至少户口簿上不姓孔。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言难尽。

这么说，你比我更难为他们认同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算是同病相怜了……我得还债去了。我们后会有期。

在被认同的时候么？